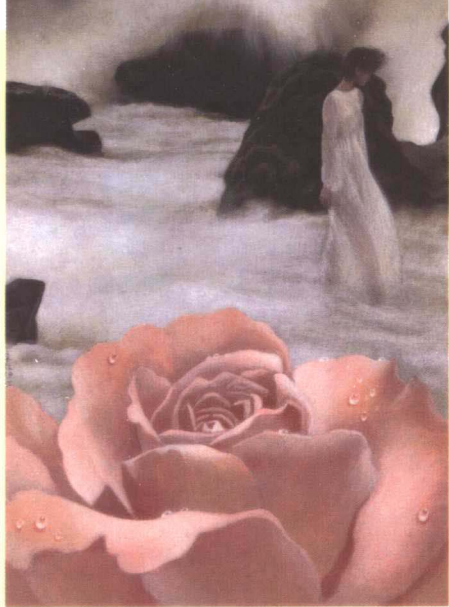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浪花

琼瑶 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28

浪花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花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6

ISBN 7-5354-3063-5

I. 浪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3908 号

责任编辑:贺强 钟擎炬

策 划:  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~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*1280 毫米 1/32 印张:9 字数:175 千字

版次: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: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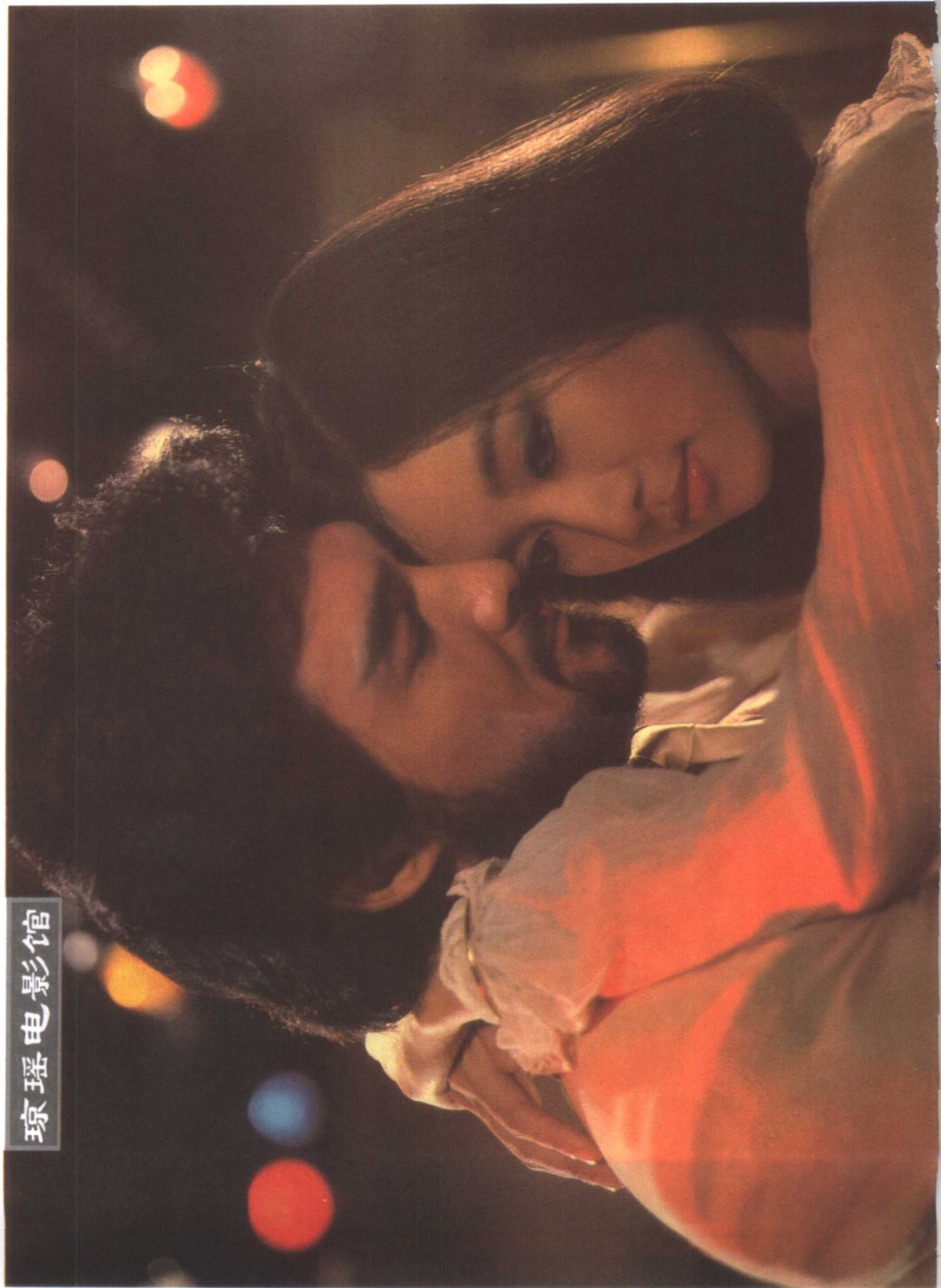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两个是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



琼瑶电影馆



写在 2004 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,长江文艺出版社,送来一个企划案,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,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,若干年来,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 1989 年起,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,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,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,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,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,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,在书店中,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,大大小小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。其中,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,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,内容却荒诞不堪,真使我欲哭无泪,投诉无门。

因而,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,我不禁怀疑的问: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,正版书还有人买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努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（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）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猝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,不成熟的,不食人间烟火的,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,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?因此,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,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,等于没有活过!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,好希望,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!那么,生命里才有奇迹,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,我把这套全集,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!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三月的黄昏。

夕阳斜斜的从玻璃门外射了进来，在蓝色的地毯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光带。“云涛画廊”的咖啡座上几乎都坐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香醇的咖啡味。夕阳在窗外闪烁，似乎并不影响这儿的客人们喁喁细语或高谈阔论，墙上挂满的油画也照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和批评。看样子，春天并不完全属于郊外的花季，也属于室内的温馨。贺俊之半隐在柜台的后面，斜倚在一张舒适的软椅中，带着份难以描述的、近乎落寞的感觉，望着大厅里的人群，望着卡座上的情侣，望着那端盘端碗、川流不息的服务小姐们。他奇怪着，似乎人人兴高采烈，而他却独自消沉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是最不该消沉的一个，不是吗？

“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画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画商！
如果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！”

这是他多年以前就对自己说过的话。“艺术”要靠天才，不能完全靠狂热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自己只有狂热而缺乏天才，他用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强迫自己承认这一点。然后面对现实的去赚钱，经商，终于开了这家“云涛画廊”，不止卖

画,也附带卖咖啡和西点,这是生意经。人类喜欢自命为骚人雅士,在一个画廊里喝咖啡,比在咖啡馆中喝咖啡更有情调。何况“云涛”确实布置得雅致而别出心裁,又不像一般咖啡馆那样黑蒙蒙暗沉沉。于是,自从去年开幕以来,这儿就门庭若市,成为上流社会的聚集之所,不但咖啡座的生意好,画的生意也好,不论一张画标价多高,总是有人买。于是,画家们以在这儿卖画为荣,有钱的人以在这儿买画为乐。“云涛那儿卖的画嘛,总是第一流的!”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。贺俊之,他没有成为画家,也没有成为艺术家,却成了一个很成功的,他自己所说的那个“最起码”!

“云涛”是成功了,钱也越赚越多,可是,这份“成功”却治疗不了贺俊之的孤寂和寥落。在内心深处,他感到自己越来越空泛,越来越虚浮,像一个氢气球,虚飘飘的悬在半空,那样不着边际的浮荡着,氢气球只有两种命运,一是破裂,一是泄气。他呢?将面临哪一种命运?他不知道。只依稀恍惚的感到,他那么迫切的想抓住什么,或被什么所抓住。气球下面总该有根绳子,绳子的尽头应该被抓得紧紧的。可是,有什么力量能抓住他呢?云涛?金钱?虚浮的成功?自己的“最起码”?还是那跟他生儿育女,同甘共苦了二十年的婉琳,或是年轻的子健与珮柔?不,不,这一切都抓不住他,他仍然在虚空里飘荡,将不知飘到何时何处为止。

这种感觉是难言的,也没有人能了解的。事实上,他觉得现代的人,有“感觉”的已经很少了,求“了解”更是荒谬!朋

友们会说他：“贺俊之！你别贪得无厌吧！你还有什么不足？成功的事业，贤慧的太太，优秀的儿女，你应有尽有！你已经占尽了人间的福气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连你都不满足，全世界就没有该满足的人了！”

是的，他应该满足。可是，“应该”是一回事，内心的感触却是另外一回事。“感觉”是一种抽象的东西，它不会和你讲道理。反正，现在，他的人虽然坐在热闹的“云涛”里，他的精神却像个断了线的氢气球，在虚空中不着边际的飘荡。

电动门开了，又有新的客人进来了。他下意识的望着门口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。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走了进来，夕阳像一道探照灯，把她整个笼罩住。她穿着件深蓝色的套头毛衣，一条绣了小花的牛仔褲，披着一肩长发，满身的洒脱劲儿。那落日的余晖在她的发际镶了一条金边，当玻璃门合上的一刹那，无数反射的光点像雨珠般对她肩上坠落——好一幅动人的画面！贺俊之深吸了口气！如果他是个画家，他会捉住这一刹那。但是，他只是一个“最起码”！

那女人径直对着柜台走过来了，她用手指轻敲着台面，对那正在煮咖啡的小李说：“喂喂，你们的经理呢？”

“经理？”小李怔了一下：“哪一位经理？张经理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叫贺俊之的那个！”

哦，贺俊之一愣，不自禁的从他那个半隐藏的角落里站了起来，望着面前这个女人：完全陌生的一张脸。一对闪亮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和一张小巧的嘴。并不怎么美，只是，那眼底

眉梢，有那么一股飘逸的韵味，使她整张脸都显得生动而明媚。应该是夕阳帮了她的忙，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她确实像个闪亮的发光体。

贺俊之走了过去。

“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他问，微笑着。“我就是贺俊之。”

“哦！”那女人扬了扬眉毛，有点儿惊讶。然后，她那对闪烁的眸子就毫无顾忌的对他从头到脚的掠了那么一眼。这一眼顶多只有两三秒钟，但是，贺俊之却感到了一阵灼灼逼人的力量，觉得这对眼光足以衡量出他的轻重。“很好，”她说，“我就怕扑一个空。”

“贵姓？”他礼貌的问。

“我姓秦。”她笑了，嘴角向上一弯，竟有点儿嘲弄的味道。“你不会认得我。”她很快的说，“有人告诉我，你懂得画，也卖画。”

“我卖画是真的，懂得就不敢说了。”他说。

她紧紧的盯了他一眼，嘴角边的嘲弄更深了。

“你不懂得画，如何卖画？”她咄咄逼人的问。

“卖画并不一定需要懂得呀！”他失笑的说，对这女人有了一份好奇。

“那么，你如何去估价一幅画呢？”她再问。

“我不估价。”他微笑着摇摇头。“只有画家本人能对自己的画估价。”

她望着他，嘴边的嘲弄消失了。她的眼光深不可测。